

几乎
X

没有
X

记忆

莉迪亚·戴维斯
小说集 I

〔美〕莉迪亚·戴维斯 著

吴永熹 译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

中信出版集团

几乎

莉迪亚·戴维斯

ノ小说集ノ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

ノ

I

没有

[美]

莉
迪
亚

·
戴
维
斯

①著

吴
永
熹

②译

记忆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几乎没有记忆 / (美) 莉迪亚·戴维斯著; 吴永熹
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

书名原文: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

ISBN 978-7-5086-6853-6

I. ①几… II. ①莉… ②吴…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867 号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 by Lydia Davis

Copyright © 2009 by Lydia Davi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enise Shannon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u Chen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几乎没有记忆

著 者: [美] 莉迪亚·戴维斯

译 者: 吴永熹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40mm 1/32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版贸核渝字 (2013) 第 225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853-6

定 价: 39.50 元

印 张: 10.75 字 数: 206 千字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图书策划: 楚尘文化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P a r t

— a

P 0 0 1 — 1 4 6

拆开来算

SHORT
STORY

01—34

P a r t

— b

P 1 4 7 — 3 1 2

几乎没有记忆

SHORT
STORY

01—51

1	故事 *		* 0 0 3
2	奥地利多太的恐惧 *		* 0 0 7
3	极限的：小人 *		* 0 1 2
4	拆开来算 *		* 0 1 7
5	伯道先生的德国之行 *		* 0 2 6
6	她知道的 *		* 0 3 3
7	鱼 *		* 0 3 4
8	米尔德和双簧管 *		* 0 3 5
9	老鼠 *		* 0 3 6
10	信 *		* 0 4 1
11	一个人生的摘要 *		* 0 4 8
12	房屋平面图 *		* 0 5 3
13	妹妹 *		* 0 6 3
14	W. H. 奥登怎样在一个朋友家过夜 *		* 0 6 5
15	母亲们 *		* 0 6 6
16	在所被围困的房子里 *		* 0 6 7
17	看她丈夫 *		* 0 6 8
18	秋天的一只蟑螂 *		* 0 7 0
19	鱼刺 *		* 0 7 4
20	我身上的几个毛病 *		* 0 7 6
21	瓦西里生活速写 *		* 0 8 2
22	城市雇员 *		* 0 9 4
23	两姐妹 *		* 0 9 6
24	母亲 *		* 0 9 9
25	心理治疗 *		* 1 0 0
26	法语课 I: Le Meurtre *		* 1 0 6
27	从前有一个愚蠢的男人 *		* 1 1 3
28	女佣 *		* 1 1 7
29	小屋 *		* 1 2 3
30	安全的爱 *		* 1 2 6
31	问题 *		* 1 2 7
32	一个老女人会穿什么 *		* 1 2 8
33	袜子 *		* 1 3 2
34	困扰的五个征兆 *		* 1 3 6

拆开来算



故事

我下班回到家，收到一条他的留言：说他不来了，说他很忙。他会再打来。我等着接他的电话，然后到九点钟我去了他住的地方，找到了他的车，但他不在家。我敲了他公寓的门，又敲了所有车库门，因为我不知道哪个车库门是他的——没有人应答。我写了一张纸条，读了一遍，又写了一张新纸条，贴在了他的门上。回到家我很不安，我唯一能做的，是弹钢琴，虽然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早上我要出门旅行。十点四十五我又打给他时他在家，他和他以前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了，她还在他家。他说他会再打给我。我等着。我终于坐下来，在我的笔记本里写到等他打电话给我时要么他会过来找我，要么他不会来而我会生气，所以我会得到的要么是他要么是我自己的愤怒，而这可能也没什么，因为和我丈夫在一起时我发现，愤怒总是一种巨大的安慰。然后我继续写道，用的是第三人称和过去时态，说很显然她总是需要拥有一份爱，即便那是一份复杂的爱。在我有时间把所有东西写下来之前他打回来了。他打来的时候是十一点半过一点儿。我们一直争吵到快十二点。他说的一切都自相矛盾：比如，他说他不

想见我是因为他想工作，更因为他想一个人待着，但他既没有工作也不是一个人待着。我根本无法让他解释清楚所有这些矛盾之点，而当这个谈话变得跟我和我丈夫过去的谈话过分相似时我说了再见并挂断了电话。我写完了我开始写的东西，尽管现在似乎不能再说愤怒是一种巨大的安慰了。

五分钟后我打电话给他想要告诉他对我们的争吵我很抱歉，我爱他，但没有人接电话。五分钟后我又打过去，想着他可能去了车库又走了回来，但这一次依然没有人接。我想着要不要再一次开车去他住的地方找到他的车库看看他是否在那儿工作，因为他在那儿放了桌子和书，那是他去读书和写作的地方。我穿着睡衣，现在已经过了十二点而且我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就必须出门。尽管如此，我还是穿上衣服，开了一英里左右到了他家。我担心等我到那儿时会在他家门口看见之前没看见过的其他车，并且其中有一辆会是他以前的女朋友的。我沿着车道往前开时看见了两辆之前不在那儿的车，其中一辆几乎就停在他家门口，所以我想她在那儿。我绕到了小楼后面他公寓所在的地方，向着窗户里面看：灯是开着的，但我什么也看不清因为百叶窗是半合上的，还因为窗玻璃上有水汽。但房间里面看起来和之前不一样了，而且之前没有水汽。我打开了屏蔽门，敲了门。我等着。没有人来开门。我任由屏蔽门自己关上。然后我走回去检查那一排车库。就在我走开时身后的门打开了，他走了出来。我无法看清他因为门旁边的窄巷里很暗而他又穿着深色的衣服，他身后不明来源的光也很暗。他走到我身边双手环绕着我不发一言，我想他没有说话

不是因为他的感受是如此强烈而是因为他在准备接下去要说的话。他放开我，在我身边走着，又走到我前面去了车库门旁边停车的地方。

等我们走到那儿后他说“听着”，然后是我的名字，然后我等着他说她在这儿并且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但他没有这么说，不过我感觉他确实想说些类似的话，至少说她在这儿，然后因为某种原因他转变了念头。相反，他说今晚发生的不愉快都是他的错，他很抱歉。他背靠着车库门站着，他的脸在灯光里，我站在他面前，背对着灯光。有一刻他那么突然地抱住了我以至于我手中的烟挤到了他身后的车库门上。我知道为什么我们是在外面而不是在他家里，但直到我们两个之间没问题之前我都没有问他。然后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时她不在这儿。她之后才回来的。”他说她在这儿的唯一原因是有一件事情在困扰她而他是她唯一能倾诉的人。然后他说，“你不明白，是吧？”

我试着弄明白。

所以他们去看了电影然后回到他家然后我打电话给他然后她走了然后他打来给我而且我们吵架了然后我打给他两次但他出去买啤酒了（他说的）然后我开车过去找他而与此同时他买完啤酒回来了而她也回来了并且在他的房间里所以我们只好在车库门边说话。但事实是什么？在我最后一次打电话和我来到他家这短暂的空当内他们两个人都回来了，这可能是事实吗？或者事实是他打电话给我时她是在外面或是在他的车库里或是在她的车里等着

然后他又带她回去，然后我第二次和第三次打电话给他时他任由电话响着没有接，因为他已经受够了我，受够了争吵？或者事实是她确实走了又确实回来了但是他留在了家里没有接电话？或者他确实把她带回来了然后他出了门而她在家里等着并且听着电话响起来？最后一个可能性最小的。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他出过门去买什么啤酒。

他并不总是对我说真话这一点让我不知道有时候他对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所以我会试着自己去弄清他对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有时候我能够弄明白他说的不是真的而有时候我不知道并且永远都不会知道，而有时候仅仅因为他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于是我就相信那是真话因为我不相信他会将一个谎话重复那么多遍。也许事实根本不重要，但我想要知道就好像这样我就能够就这样一些问题获得某种结论：他是否在生我的气；如果是的话，那么有多生气；他是否还爱着她；如果是的话，那么有多爱；他是否爱我；有多爱；他有多大的能力在行动中欺骗我，然后在行动后的讲述中欺骗我。

奥兰多太太 的 恐惧

奥兰多太太的世界是黑暗的。她知道她家里哪些东西是危险的：煤气灶、陡峭的楼梯、湿滑的浴缸、几处安装得很差的线路。对于外面哪些东西是危险的她也知道一些，但不全知道，她对于自己的无知感到很恐慌，于是总是热切地关注关于犯罪和灾难的信息。

虽然她做好了一切防范，但无论怎样防范都还是不够充分。她试着为突然袭来的饥饿感、寒冷、无聊、大出血做好准备。她总是随身携带创可贴、别针和一把刀。在车里，她放了很多东西，包括一段绳子和一把哨子，外加一本等她女儿时读的英国社会史，她的女儿总是要花很多时间购物。

总的来说她喜欢和男人在一起：他们能够提供保护，不仅因为他们体型更大，还因为他们看待世界时理性的态度。她欣赏审慎，尊敬那种会提前订座位的人，以及在回答她的问题前会思索片刻的人。她信奉请律师，并且觉得和律师说话更舒服，因为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受到法律认可的。不过她会叫她的女儿或是一个女朋友和她一起去市中心逛街，而不是一个人去。

在市中心，她曾经在一架电梯里被某个男人袭击。那是一个晚上，那个男人是黑人，她不熟悉那个街区。那时候她还比较年轻。她在拥挤的巴士上被非礼过几次。有一次，在咖啡店里，一场争执过后，一个激动的服务生往她的手上泼了咖啡。

在城市里她害怕坐上错误的地铁，但她不会向一个较低阶层的陌生人问路。她会经过许多正计划着不同犯罪行为的黑人。随便什么人都有可能抢劫她，连女人也是。

在家里时，她会和她女儿连打几个小时的电话，她所说的都是关于灾难的预感。她不喜欢表达满足感，因为她害怕那会毁掉一段好运气。如果她确实说了某件事进展得不错，说话的时候她会压低声音，而且说完以后她会敲敲放电话的桌子。¹ 她的女儿们说得很少，因为她们知道她会从她们的话中发现什么噩兆。但她们说得少她又会担心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要不就是她们的健康，要不就是她们的婚姻。

有一天她在电话里给她们讲了一个故事。她一个人在市中心购物。她走出车子，进了一家布料店。她看了看布料，但是什么也没买，虽然她装了几块布样到包里。人行道上有很多黑人在闲晃，他们搞得她很紧张。她走向她的车。她拿出钥匙，突然一只手从车底下伸出来抓住了她的脚踝。有人一直躺在车底下，现在他用他黑色的手抓住她穿丝袜的脚踝，用一种被身上车子闷住的声音命令她放下包走开。她照做了，尽管她都很难站稳。她在

1 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存在的一种迷信传统，认为人们在说出一件对自己有利的事时要通过敲木头来维持好运。——译者注（余同）

一栋大楼的外墙那儿等着，看着她的包，但它还在路沿那儿，并没有移动。有几个人瞟了瞟她。然后她走到车子旁，跪在路边往车底下看。她可以看见车外马路上的阳光，以及车底下的一些管道：没有人。她捡起包开车回家。

她的女儿们不相信她的故事。她们问她，为什么一个男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么奇怪的事。她们指出他当时不可能就那样消失了，就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对她们不相信她感到出离愤怒，她不喜欢她们说什么光天化日和无影无踪。

在她被人袭击脚踝的几天后，另一件让她不安的事发生了。一天晚上她开车前往沙滩旁边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她就可以坐在车里透过车窗看夕阳，她时不时会开车去那儿。然而，这天晚上，当她往海边的木板路上看时，她看到的不是她平常看到的平静而荒凉的海滩，而是看到一小团人围在一个像是躺在沙滩上的东西旁边。

她马上好奇起来，但她又有点想开车离开，既不看夕阳，也不去看沙滩上发生了什么事。她试着去想那可能是什么东西。它可能是某种动物，因为人们不会盯着一个不是活物或曾经是活物的东西看那么久。她想象那是一条大鱼。它必须很大，因为小鱼没有那么有趣，像水母这样也很小的东西同样不是那么有趣。她想象那是一只海豚，或是一条鲨鱼。也可能是一头海豹。它很可能已经死了，但也有可能正在死去，而这团人正在专注地看着它死去。

现在，奥兰多太太必须亲自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她拿起包走

出车子，锁上车，跨过一道低矮的水泥墙，然后陷到了沙子里。她穿着高跟鞋，艰难地、缓慢地走在沙子里，双腿分得很开，她抓着她闪闪发光的坚硬的皮包包带，包剧烈地前后摆动。在海风的吹拂下，她的花裙子贴着大腿，裙摆在她的膝盖处欢快地飘荡，但她紧实的银色卷发却丝毫不动，她皱着眉头向前跋涉。

她走入人群中，往地下看。沙子上躺着的不是一条鱼或一头海豹，而是一个年轻男人。他笔直地躺着，双腿紧闭，双手放在身旁。他已经死了。有人用报纸盖住了他，但海风将报纸吹了起来，渐渐地它们被掀起来，滚过沙子，绊住了围观者的脚。最后，一个在奥兰多太太看起来像墨西哥人的黑皮肤男人用脚慢慢推开了最后一张报纸，现在所有人都能好好看清楚这个死去的人了。他英俊而纤瘦，他的皮肤是灰色的，有的地方开始显出了黄色。

奥兰多太太全神贯注地看着。她瞟了瞟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也都看得很忘我。一个溺水者。这是一个溺水者。甚至有可能是自杀。

她艰难地退出去。回到家后，她立刻打电话给她的女儿们，告诉她们她的见闻。她第一句话是说她在沙滩上看见了一个死人，一个溺水的男人，然后她从头开始告诉她们更多的情况。她的女儿们感到不安，因为每次她说这个故事时都变得极度兴奋。

接下来的几天，她都在家里待着。然后她突然出门去了一个朋友家。她告诉这个朋友她接到了一通下流的电话，那天晚上她就住在朋友家里。第二天回家时，她觉得有人闯进了她家，因为有些东西不见了。后来她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找到了每一件东西，

但她仍然无法甩掉那种曾有人闯入家里的感觉。

她坐在家里，一边为闯入者担惊受怕，一边留意着可能会出什么事。坐在家里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她经常会听到奇怪的声响，她确信有小偷正躲在她的窗户底下。那么她必须走出去，从外面察看她的房子。她围着房子转，并没有看见什么小偷，于是又走了回来。但坐了半个小时她又感到她必须出去从外面察看她的房子。

她不停地进进出出，第二天她还是不停地进进出出。然后她就待在家里打电话，眼睛留心着门和窗，对奇怪的影子保持警觉，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她不会出门，除了在大清早出去检查泥土上的脚印。



极限的：小人

她躺在那儿试着睡觉，有一点光从街上透过窗帘进来，她计划着事情、回忆着事情，有时候只是听着声音、看着光与黑暗。她思索着她眼睛的开与合：眼睑抬起，展现一个场景与它全部的深度、光与黑暗，它们一直都在那儿尽管不被她看见，既然她没有看见那么它们对她来说什么都不是，然后她的眼睑又合上了，让所有的场景再次变得不被看见，眼睑随时可能抬起以展现场景，也随时可能合上以隐藏它，虽然经常，躺在无眠之中，闭着眼睛，她是那么的机敏，思维跑得那么快，以至于她的眼睛感觉像是在关闭的眼睑后大睁着，凸出来，呆滞无神，紧盯着什么，尽管只是紧盯着她黑暗的闭上的眼睑。

她的儿子跑过来，在她腿上放了三块很大的灰色贝壳，访客则坐在她附近的一张硬椅子上，伸出手拿起中间的那一块看——一块椭圆形的贝壳，有着白色的嘴唇。

抵达某种极限的时刻，当前面除了黑暗别无他物的时刻：一个不真实的事物过来给予帮助。另一点说明这一切近似疯狂：

个疯人，任何真实的事物都不能帮他从他的困境中走出来，他开始相信不真实的事物因为它会帮助他且他需要它，因为真实的事物依旧无法帮助他。

她的儿子在露台上用一块砖头一下又一下地砸一把塑料枪，把它砸成尖锐的碎片。在一个关着门的房间里电视正开着。另一个女人从房间里走出来，头发湿着，身上裹着毛巾，她突然大声对他说：这么干很坏，停止。她的儿子手握砖头站着，脸上带着恐惧。她说，我刚开始冥想，我还以为房子要塌下来。红色的塑料碎片在他脚边的彩色陶砖上闪耀。

是怎么回事：有时候一个想法会变成一个梦（她铺下一个长句子，然后她就在14街上铺下一长条黑色的马路沿）然后她的意识会说，但是等等，这不是真的，你开始做梦了，然后她会醒过来，想着思考和做梦的种种。有时候她已经醒着躺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睡眠的触手终于落下来，让她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同时变得很柔软；然后她的意识注意到这一点并醒了过来，因为它对于睡眠来得如此突然这一点很感兴趣。有时候是她的意识一开始就无法停止工作，并会持续几个小时，她会起床去做一杯热饮，那时不是那杯热饮起了作用，而是因为她采取了某种行动。有时候睡眠来得很容易，但几乎马上（她睡了大约十分钟）一个大声的或是小声却刺耳的噪声将她弄醒，她的心快速跳动着。一开始只有难言的愤怒，然后她的意识又开始运转。